

失去的 桃林

在泥泞的田边小道上，郑亦声一瘸一拐地朝村里走去。尽管走得很小心，路上沾满雨水的小草还是把他鞋子和裤管都打湿了。带着泥沙的湿裤管在他的腿上来回地摩擦着，似痛似痒难受极了。昨天不小心扭伤了脚脖子今天也更加疼痛，但让他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心疼！这泥泞的小路对他来说也许没有尽头……

吴伯燕◎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失去的 桃林

吴伯燕◎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去的桃林 / 吴伯燕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11

ISBN 978-7-5402-3347-1

I. ①失…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52888 号



作 者: 吴伯燕

责任编辑: 王月佳 常思薇

封面设计: 点击成金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 编: 100054

电话传真: 010-65240430 (总编室)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字 数: 135 千字

印 张: 6.2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人生的道路曲折又漫长，要走好每一步真的有点难，尤其是那跨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的脚步……

失去的桃林

—

初春的早晨，天空飘着毛毛细雨。细雨中的田野和山峦显得异常朦胧和遥远，带着寒意的微风中散发着一丝被翻动过的泥土的芳香，远处村庄上空的缕缕炊烟随风缓缓地飘散开去。山林里不知是什么鸟在欢快地鸣叫着，叫声清脆悦耳。一条清澈的小溪从山的那边轻快地流来又绕过村庄向远方流去，水边柳树枝条上挂满了青翠欲滴的新叶……

在泥泞的田边小道上，郑亦声一瘸一拐地朝村里走去。他是新来的知识青年，要去大队报到。尽管走得很小心，路上沾满雨水的小草还是把他的鞋子和裤管都打湿了。带着泥沙的湿裤管在他的腿上来回地摩擦着，似痛似痒难受极了。昨天不小心扭伤了脚脖子今天也更加疼痛，但让他更加难以忍受的是心疼！这泥泞的小路对他来说也许没有尽头……

都说当农民很苦，苦，亦声并不怕，但望着田里的水，心中

却难免发怵！

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在水里多泡一会儿，他的双脚和眼皮都会肿起来，全身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他到医院去做了相关检查，结果是肾炎。他将医院出具的疾病证明递给知青办的殷主任，请求照顾留城。但殷主任连看也不看便说：“别人也许还有可能，但你的情况你自己应该心中有数，留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还是下去后再想办法吧。”并且劝告他，“赶快下去，否则后果……你自己去想吧！”此时他胖乎乎的慈祥的脸上露出同情的神情。亦声知道“后果”后面的内容，也知道这不是唬人：如果继续赖在城里不走，人家肯定要采取强制措施的！于是他来到了丛里村。

“丛里”和当地方言“坟里”谐音。那可是个有去无回的地方呀！亦声自嘲地想。其实丛里是个好地方！

既然命中注定要待在水里生活，就一定要学会用鳃呼吸的决心，但亦声还是希望能够找到比较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生存空间！有人告诉他，不想下水田，就要争取去副业队，最好是去茶叶队。所以，他想去茶叶队。

茶叶队里有十几个知识青年，不知是有意还是偶然，他们男女各一半，过着“男耕女织”的集体生活：男的负责砍柴种菜，女的负责洗衣煮饭，相互之间取长补短，使烦琐的生活简单了许多，也轻松了许多。虽然轻松但并不快乐，嫉妒猜疑、斤斤计较，终于让大家不欢而散。

茶叶队是唯一不和水田沾边的副业队，而且每年分红都有百分之八十的现金兑现！这一点对亦声来讲也是极具吸引力的。但想进茶叶队也并非易事。据说最难过的是牛队长那一关。虽然极

不愿意，但又想不出其他可以帮忙的人，他只得去找老同学黄其明，想请他帮忙疏通一下。别人都说黄其明不仅和茶叶队牛队长的关系好，而且是茶叶队的副队长，只要他肯帮忙，去茶叶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当亦声说明来意时，黄其明却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了，说不是他不愿意帮忙，是没有用，牛队长肯定不会答应的，还说，自己虽然是副队长，但只是负责做一做队里知识青年的思想工作，并没有其他方面的权力。亦声听了很不高兴，觉得黄其明不够意思，没有半点同学之情！也怪自己太失策，昨天不仅连赢了他三盘围棋，还挖苦他，嘲笑他，其明自然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因此赌气不肯帮忙也是自己造成的！

亦声和其明不仅是同学、朋友，还是棋盘上的对手。他们之间是很难让对方连输三盘的。所以，亦声虽然觉得失策，但也并不太后悔，因为那愉快的心情可一直延续到下一次交手之前。让亦声不解的是，棋盘中有一条大龙明显可以做活，只要大龙一活，其明也就赢了。但他却视而不见，活生生地让亦声把大龙给吞了，和往日精细的其明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他仿佛有什么心事似的……

对黄其明不肯帮忙，亦声的心里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倒是觉得自己本来就不应该去找他，让他为难！同情和帮助“右派”分子子女是会受牵连的，随时会被人抓小辫子！就是自己的舅舅也不肯担这样风险，甚至不愿意和自己家里人来往！那一年，他有事到舅舅家，舅舅似乎不太高兴，脸上挂满了不耐烦的表情。他叫亦声以后少来，说是让别人看见不好。他还要亦声今后别再对人说是他的外甥，因为他和亦声的妈妈并不是亲姐弟……亦声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听了，很久没有说话，失神的眼睛望着

窗外黑暗的天空，似乎陷入对往事深深的回忆之中……

当时母亲一定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望和孤独。除了舅舅外，母亲没有其他的亲人。亦声曾听母亲说过，小时候她和舅舅最好。

“你舅舅说得没有错，今后不要再到你舅舅家里去。告诉你妹妹也不要去。”回过神来的母亲平静地对亦声说，苍白的脸上充满了忧伤。

从那以后，许多年亦声再也没有见过舅舅，亦声的母亲也没有再提过他。亦声听别人说舅舅终于当上了某局的局长，手中掌握着许多令人羡慕的权力。假如他没有和亦声的母亲划清界限，等于承认自己有个戴着“右派”帽子的姐夫，那他的局长显然是当不成的。又过了许多年，亦声的母亲不堪重负，终于倒下了。弥留之际，她不停地唤着弟弟的小名。当她稍稍清醒一点时，问她是不是有话要告诉弟弟，她却又无力地摇了摇头……

当亦声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舅舅时，他显然没有料到。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呆坐在椅子上闷闷地抽烟，抽着抽着便失声痛哭起来，喃喃地说道：

“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

亦声觉得舅舅平时虽然很自私，很冷酷，很虚伪，但这次的悲伤却是真的。亦声不知道他说的“回不去”是什么意思，如果是希望找回以往的亲情，那的确是回不去了。人生的道路曲折又漫长，要走好每一步真的有点难，尤其是那跨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的脚步……

但亦声又觉得舅舅也许没有错，因为，舅舅的绝情虽然让母亲很受伤，但却让其他亲戚很受惠。因为有一个当“官”的亲戚

办什么事都方便。

虽然黄其明拒绝帮忙，但亦声也并没有就此放弃。他天生乐观，凡事都往好的方面想，虽然结果经常事与愿违。但他对失败的结果并没有太多的痛苦，反而会从中生出许多新的希望来……他要去找大队陈书记，他听人说陈书记很同情知识青年，是个软心肠的人。

但黄其明却告诉他不要找书记，要找就直接去大队找会计钱天赋，说他才是大队管事的人，如果他肯帮忙或许还有希望。黄其明本来还想告诉亦声，别总是盯着茶叶队，看看有什么别的副业队可以去，也可以提一提，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但他终于没有说出来，一是怕亦声误会，以为自己不愿意他来茶叶队，亦声的心眼有时小得可笑。二是他也想让亦声去碰碰运气，虽然他知道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但凡事都会有例外，万一成了岂不更好，想下棋也方便多了。据称围棋的起源早于象棋，但普及的程度却大大地不如象棋。全大队会下围棋的人屈指可数，而称得上对手的只有亦声了。下棋令人快乐无比，它几乎是知识青年唯一的娱乐。单从这一点来说，黄其明也是打心眼儿里希望亦声能够到茶叶队来。

大队的队部是一栋新建不久的两层的木头房子。房子的四周由厚实的土墙严严实实地围护起来，人们只能从远处看到它人字形的屋顶和早晚从屋顶上冒出来的炊烟。

土墙的四周一扇窗户也没有，只在南北方向各开了一扇仿佛是用来呼吸透气的大门。大门里面像院子似的天井很大，长满了可以做药疗伤的野芭蕉。

房子的背面是一座陡峭的青山，山上古树参天，野草丛生，一条人们自然踩出来的小路弯弯曲曲地伸向树林的深处，它最终

通向哪里没有人知道。房子的正面隔路有一条小溪，溪水很浅很清，像丁香一样的小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猛然小尾巴一摆便不见了踪影。溪的那一侧是平坦开阔的田野。随着春去秋来，春种秋收，无限的田野风光曾让置身其中的知识青年激动不已却又感慨万千。他们感叹流逝的光阴和那一去不复返的学生时代！

队部的门前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每到秋天便开满米粒般大的白色小花，淡淡的清香随风飘向四方。

望着队部粗糙笨重的土墙，亦声体验到一种朴实而又宁静的美。他非常羡慕住在里面的人，他隐隐觉得这是一个能够带人回到那遥远过去的地方……

楼里空空荡荡的，只有会计天赋在家，其他人都下地去了。能在农忙时留在家并且悠闲地逛来逛去而又不遭人非议的，全大队唯有天赋一人。他四十出头，脸上皱纹很多，眼睛很小。他长得虽然不好看但也没让人觉得难看，大家都很喜欢他，尊重他。

天赋虽然没有读过几年书却写得一手好字，连工作队的老张也自叹不如。老张是早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更让人叫绝的是他把一架骨质算盘拨弄得出神入化，不仅用它算数算得又快又准，而且还能够用它拨弄出好听的节奏来。

天赋似乎有点瞧不起知识青年，因为，每当必须和他们说话或者在一起做一些别的什么事情的时候，看他们那无知却又自以为是的样子，心里便会冒出“什么水平呀！也敢称知识青年”的想法，于是脸上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嘲弄的神情来。其实他心里并没有什么恶意，那只是对生活中一种不自然的现象的本能的反应。而且不久也就见怪不怪了，毕竟，夸大其词、名不副实的现象

在当时真的是太普遍了！有时竟让他有一种是自己弄错了的感觉。

这时他正站在卧室兼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望着灰蒙蒙的天空，想着急着要办的几件事情，脸上露出焦虑的神色。看见亦声穿过天井一瘸一拐地朝楼上走来时，他以为亦声是个天生的瘸子，来找人或者问路的。因为常有外村来串门的知青因找不到要找的人便会到大队来问询一番。

但当亦声说自己是新来的知识青年时，天赋感到有点意外。看他那一副文弱的书生模样，天赋同情地想：

“念书也许是块料，插队当农民说不定连自己也养不活，这又何必呢？”他不知道这样的问题该问谁。

“为什么没和大家一起来呢？”天赋不解地问道。他指的是几个月前由公社敲锣打鼓派专车送来的那一批知识青年。村里虽然修了一条简易的马路，但并没有通车，村民进出全是靠步行。十几公里的路程虽然不算太远，却也不算太近，尤其是对腿脚不够利索的人来说。

“为什么没和大家一起来？”亦声觉得他多管闲事，心里有些不满。但从黄其明的描述中他知道这人就是天赋，而且心眼不坏，心里便恢复了平静。但如何回答他的问题却让亦声很为难。实话实说吧，不仅茶叶队去不成，还要遭人白眼；随便编造一个理由吧，又觉得亏心。此时亦声脑海里闪过鲁迅先生的小说《立论》中那“阿唷！哈哈”的应对。

“你问我为何没有和大家一起来？啊！……哦！……这……我怕水，想去……”亦声答非所问地应付着。他想直截了当地提出请他照顾自己，将自己安排到茶叶队去，又怕遭到拒绝没有回旋

的余地！他正琢磨着如何先和他套套近乎，探探口气后再说……

“咿咿啊啊的，你们在说什么呀！”金妹提着热水瓶边说边走了过来。她是给天赋送开水来的。热水瓶锈渍斑斑的红色铁壳上的喜字虽然还认得出来，但已是模模糊糊、断断续续的了。看着似曾相识的热水瓶，亦声突然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孤独和悲伤。他仿佛又回到了久别的校园，听到了夜晚校园不远处的湖边悠扬的琴声，看到了那顶漂在湖中的绿色军帽……他依稀记得冯洁老师也有一个这样的热水瓶，一样的陈旧，一样的锈渍斑斑！

天赋奇怪她今天来得这样早，他想问但没问，只是不解地看了看她。他觉得她和往常有点不同，似乎很兴奋，脸上露出少女特有的妩媚和柔情。

自打昨天在村头小路上碰到问路的亦声后，金妹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惦念着他。似乎是某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被唤醒了，这样的情感让她兴奋不已却又烦躁不安。她知道亦声今天要到大队报到，便提早给天赋送来了开水。她不清楚他们在谈什么，也不知道亦声咿咿呀呀想要说些什么，但看他那憋得满脸通红欲言又止的样子，显然是遇到了不好开口的为难事。

“想说什么就说好了，没有必要吞吞吐吐的！”金妹鼓励地说道。如果亦声真有什么难事，她希望自已能够帮他一把，就像帮助自己的哥哥那样。

看到金妹，亦声也很高兴，为了掩饰尴尬，他开玩笑地说：“我想讲鬼的故事！你听？”

“我听！”她撒娇似的说道，样子很动人。

“但现在不行，以后讲，以后我一定讲给你听！”从她投来的

目光中，亦声感觉到了她对自己的关怀，心里觉得一阵温暖。

雨越下越大，雨点斜着落到了走廊上。风带着水汽吹在人脸
上湿漉漉的。天赋刚感觉有点冷，便仰面打了个大喷嚏。他叫亦
声把沾在鞋子上的烂泥浆刮干净，和金妹都到房间里去说话。亦
声看了看金妹在楼下就刮得很干净的鞋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随后找来一根小竹片仔细地在鞋子上刮了起来。

天赋的房间很大，家具却很少：一张办公桌，一把办公椅，
一张单人床和一条可供三人坐的板凳。木板墙上钉着几根钉子，
上面挂着毛巾和待洗的脏衣裤，墙角的地板上放着脸盆、雨伞和
一些洗漱用品。临窗摆着的桌子上有一架算盘和一个用罐头盒做
成的烟灰缸。窗口很小，只有一米见方。窗扇是一块可以滑动的
木板，除了睡觉时关上以外，其他时间几乎都是开着的。即使在
寒冷的冬天也要留出一条缝来采光，否则房间里什么也看不见。
别人来找天赋办事，他总是让人家站在窗外说话，不肯让他们进
到房间里去，生怕弄脏了地板。但金妹是个例外。

金妹好像对这里很熟悉。她从会议室拿来茶叶和茶杯，泡上
两杯冒着气的热茶。茶叶是大队自己栽种和制作的，虽然没有经
过拣枝和筛选，看起来很粗糙，但泡出来的茶却香气怡人。

“给你！”金妹双手把茶捧给坐在长凳上的亦声，手掌把茶杯
周围包得严严实实。亦声一手托着杯底，一手压着杯盖，小心地
接过茶杯，没有让自己的手碰到金妹的手。金妹的手很漂亮，小
巧细腻。亦声很喜欢但没有勇气去碰它们。金妹似乎有些失望，
她赌气似的紧靠着亦声坐了下来，身体碰到了亦声捧着茶杯的手
臂，晃动出来的茶水溅到干净的地板上。亦声有点不好意思，金

妹也觉得靠得太近了，正想挪动一下身子，抬头看到天赋正用严厉的目光瞪着她。她撒娇似的回瞪了天赋一眼，便笑着起身坐到天赋的床上。那样子挺逗人！

“看你那样子！把你安排到哪个生产队好呢？”天赋显得很为难。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根，点燃了，一边慢悠悠地吸着，一边在心里琢磨着哪个生产队的队长好说话，好把亦声安排过去。但似乎几个队长的性格都差不多，并没有哪一个人特别通情达理。他叹了口气，轻轻地摁灭了手中只抽了一半的香烟，把剩下半根收起来下次抽。他是大队干部中唯一抽洋烟的人。

“我的样子怎么啦？！”亦声大声地反问道。天赋那嫌弃的语气让他感到气愤。

“你那走路的样子……你的脚？”

“我的脚是……是……是有点使不上劲！”

他本来想告诉天赋，自己的脚是不小心扭伤的。但忽然意识到天赋是把他当成了天生的瘸子，便在心里想这也许可以利用一下，于是就临时改了口。又为了不授人以柄，让人家说自己不诚实，所以，他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自己的脚“使不上劲”。这让天赋肯定了自己先前的判断，他认为亦声确实确实是个瘸子，吞吞吐吐地不愿直说是因为要面子。

天赋不知为什么会有要把亦声安置得好一点的想法，这样的想法以前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但是农村就是农村，好与不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他回过头来又一想，也许人家根本就不需要照顾，自己又何必自作多情。因为有很多知识青年根本就不在乎条件的好与差，他们压根就没想在这里干活受累，更没想在这

里安家落户，所以行李一扔便不知去向了。他们并不担心缺衣少食，因为家里总会按时给他们寄来足够的钱和丰富的食品。另外，他还有一件要紧事情必须赶快去做，没有时间在这里耽误，所以就问亦声想去哪个生产队，并从抽屉里取出笔和纸来要写介绍信，他想快点将亦声打发走。

“我不想去生产队，想去茶叶队！”

亦声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走到桌子旁边，将手中的茶杯放在桌子上。天赋似乎觉得他比刚才瘸得更加厉害了。金妹也直愣愣地看着他，满脸的困惑。

“去茶叶队，你想都不要想！”

天赋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那天茶叶队的牛队长突然找到大队来，眼睛喷火地对天赋说，如果再往茶叶队安置知识青年，他就要带人去扒天赋家的锅灶。他说知识青年不是去干活，是去分大家本来就不多的钱。茶叶队总共就那几亩茶山，根本用不着那么多的人。他也曾经三番五次地向大队要求扩大茶树的种植面积，而且村后的那一大片山地是极适合种植茶树的。但公社派来的工作队王队长硬是不同意，说是要以粮为纲，要把那一片山改造成旱涝保收的丰产田。全村人谁都知道那片山改不成水田，因为缺水。唯独王队长不知道！牛队长说的虽然是气话却也是事实。茶叶队人多活少，但有事没事都得天天到茶山去摆弄摆弄。这可让茶山上的小草倒了大霉，刚一冒尖便被连根拔掉。虽然茶山被经营得有如花园一般，茶的品质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茶叶的收购价却依然如故，并没有半点的提高。因此茶叶队的收入自然也不可能增加了。既然不能“开源”，自然只好“节流”。于是牛队长

便跑到大队将天赋臭骂了一顿。

总共就那么一点点钱，当然是分的人越少越好。这样的账，小孩也知道算，天赋当然也清楚。所以，天赋虽然对牛队长发火表示理解，但也觉得很委屈，因为去茶叶队的人都是所谓的干部子弟，是上级领导示意安排的，自己也没有办法。但天赋还是决定今后不再去招惹牛队长，他可是真敢扒人锅灶的人！真要是让人家把锅灶给扒掉，这辈子别想在人面前抬起头来。

“那去别的副业队总可以吧！”

亦声听天赋那不容置疑的语气，知道茶叶队暂时是去不成了，便赶紧退一步。他本来想把要求提得具体一点，但自己连全大队一共有多少个副业队都不清楚，还能提什么具体的要求呢！他很后悔昨天没有向黄其明多了解一些其他副业队的情况。他又一次为自己过于自信，考虑问题过于简单的性格感到懊恼。但随之又觉得自己的身体也许真的没什么问题，就是像殷干部说的，缺乏锻炼，那还真的不如到生产队去锻炼锻炼。但让天赋一句话就打发掉，的确又有点不甘心。他还想和天赋套套近乎，说些人人都喜欢听的话，但又怕被金妹瞧不起，正犹豫不决。金妹却说：

“那就去畜牧场吧，它也是大队办的，比茶叶队更好！”

她那大大咧咧的样自然又招来天赋愤然的一瞪。但金妹装作没看见，照样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仿佛是在故意气他。

天赋想发火，想大声地骂几句难听的话，但他知道这一点用处也没有。金妹向来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训斥或指责，她是个被父母宠坏了的女孩。再说，他也有心照顾亦声，只是一时没想好往哪里安置。经金妹提起，他也觉得亦声去畜牧场养猪还是比

较合适的。

“那也要先把关系落到生产队，然后再从生产队抽调到畜牧场，这样生产队才会按月发给你口粮。”天赋解释道，接着又说，“大队一共有十个生产小队，你想去哪个队都可以！”

“去五队！五队最好，离畜牧场最近……”

又是金妹抢先开口。她似乎还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你是几队的？”亦声问。

“五队！”金妹答。

“那就去五队！”亦声说。

天赋将开好的介绍信递给亦声：“让金妹带你去吧。”

他们很高兴地走了出去。亦声快乐地瘸着，似乎比来的时候瘸得更加厉害，连身体也前后摇晃起来，引来金妹笑声不断……

“不许你碰她！”

望着就要走出大门的亦声，天赋大声地喊着。他突然觉得自己办了一件蠢事，心里有点不安。

“不让碰，我偏要碰！”

亦声看着金妹开玩笑地说。他觉得金妹与天赋的关系有点特殊，便接着问道：

“他是你的什么人，管得着吗？”

“他是我舅，最疼我了！你想碰就碰吧，反正他也看不见！”金妹快乐地说。

远处山边的天空渐渐地亮了起来，沉沉的乌云在快速地散去，风和雨也越来越小，天似乎就要晴了。